



大家学术随笔书系

幸福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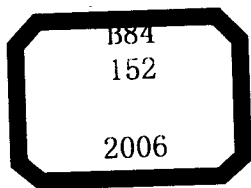
生活与心理学随笔

郑希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幸福意志



幸福意志

>>> 郑希耕 >>> XINGFU YIZHI >>> XINGFU YIZHI >>>

生活与心理学随笔

郑希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意志:生活与心理学随笔/郑希耕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2

(大家学术随笔书系)

ISBN 7-301-10417-0

I. 幸… II. 郑… III. 人本心理学—文集 IV. B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6381 号

书 名:幸福意志——生活与心理学随笔

著作责任者:郑希耕 著

策 划 组 稿: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王炜烨

标 准 书 号:ISBN7-301-10417-0/G·2028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1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1.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 目 录

001 第一编 关怀与沉吟

025 第二编 理想与功利

049 第三编 女人与恋爱

073 第四编 幸福与快乐

125 第五编 灵魂真实

163 第六编 人的符号性

213 第七编 戏谑与玩耍

247 我缘何写作(代后记)

第一编 关怀与沉吟

>>> 愿为耕 幸福意志>>> 幸福意志>>> 幸福意志

>>> 下山的艰难

人生之旅大抵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成长”的阶段，二是“死亡”的阶段。它们大抵指人的由小长大和从成熟走向衰老。人还在成长的时候，通常不会受到衰老与死亡必将来临的袭击，这种感受类似一种“永生”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之下，人只能“知道”衰老和死亡这件事“作为事实”的存在，却不可能真正从机体层面感受到这一点，原因是他无法产生与衰老和死亡相关的情绪体验。上山的人在上山的途中往往就会考虑到下山的艰难，这通常是因为他要从原路返回。人生不能从原路返回，而只能翻到山的另一面，而山的背面在上山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如此看来，对事物的真正感知，不可能来自知识，只能来自体验。孩子缺的就是这一点，此如同他们在十五六岁时，和你谈及所谓“人生的意义”。孩子十五六岁和你谈到的人生意义和成人谈到的生命意义两者差别何在呢？在我看来，前者关诸“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and 于此的迷惑。后者关诸成为了我想成为的人，又会怎样。换言之，孩子觉得我“成为我要成为的人”是终极目的；后者却在此后，发现了人生全新的旅程。在这种意义上，踏上人生全新旅程的人，同样是新生儿，并注定没有父母将我们带大。它是人生的另一番责任。本书讲的是一些与此有关的事情。



>>> 《呼啸山庄》插图

>>> 大自然的力量

看一个真正的卡通画片有时会让人出神，在此中人似乎会陷入一种生命与生命间的幻想，并因此产生一种神秘的交流。有趣的是，在多数情况下，你和“真人”扮演的卡通则似乎难以产生这种交流，它让你缺了一种“真相感”，你会感到那个“扮演者”脱了“服装”会和你一样急着赶往菜市场，说不定你还会在那儿碰到他。这让我体会到了为什么大自然高深莫测，具有伟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自然的力量也许从根本上来自它的沉默，这种永恒的沉默使人类的幻想难以被击破。此所谓诗人海子在他的诗歌中写下的：“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大地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为什么“一无所有”的东西倒能给人安慰，“什么都有”的反而不行呢？其原因在我看来是，从本性上看，人需要接触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事物，例如天空与大地。换言之，短暂与变幻，尽管丰富繁杂，却似乎让人触摸到某些本质上的无意义感。于此，大自然恒久的沉默便可以让心灵的触角探及到某些生命的根基。

>>> 沉默的种群

关于人需要接触些具有永恒性的事物的这种内在冲动，还有些可说。实际上这一点百姓是有体会的，比如不少人会跑到各式的展览馆去看画展之类的东西。有一种摄影作品会让人内心产生触动，比如天空下大量的人群，黑压压的一片。这种时候，恰恰是那种让人完全不知道“谁是谁”的状态，会让你产生某种“审美感”。它令人怀想，想到人类的由

来,想到这一族类与世界的关系,想到每张各异面孔之下的作为“人”的某种共同的“本体性”。换言之,它可以让你从感觉中体会到一些和“自我本质”有关的东西。在这种时候,你要是弄上个照片,一万个人走在一堆儿,张三你也认识,李四、王五你都认识,这就有点要命,你甚至会感到烦躁与厌恶,因为你和王五可能不够对付,和李四还要笑脸相迎。实际上我的意思是说,人对自我及族类的意识,是人性深处的一种“符号性”需要,而显然我上面说到的那种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人都认识的状态,让你意识到的便不是族类,是邻居是熟人。既已常见面,你就会想躲在家里不想见,决不会再跑到美术馆去见,这烦死了。

>>> 不聪明的出版者

出版者通常低估普通百姓对哲学的需要,我显然不能认为他们具有洞察力。买哲学书的人有两种,一种人仔细阅读,从中读出些思想附着在自己的灵魂之上。在行为上他们通常是一页一页地读,一行一行地读,加之沉思品味。另一类人喜欢翻看这类书,眼睛盯住某些生啊、死啊、存在啊之类的概念,尽管不曾仔细阅读,也无法读懂,但眼睛却像扎进鱼肉中的刺一样紧紧盯住不放。从行为上看,他们喜欢不住地扑啦扑啦地翻这类书,就像书中夹着的书签早已失散,而他又不相信。我可能真正想对出版者说的是,他们看不懂没关系,因为有很多人想买回家去从里面往外“翻东西”,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要找的东西是什么。这种人很多,因此这种书也不愁卖不出去。套用心理学中关于神经症研究的说法:前者读书,目的在求其灵魂的改变与超度,他们在“生活之内”生活。后者读书,目的在于减轻他们关于生活的焦虑,他们生活在“生活之外”。

>>> 机关枪与好吃的

你有机枪，而我有好吃的，不能因为你强塞给我了机关枪，我就要给你好吃的，尽管这两者从价值上看可能是平等的。实际上，我要说的是，“价值平等”却不见得“伦理公正”，这要考虑人的意志与尊严。在此我指的是“你用机关枪来换我的好吃的，但我可以不想和你换”。果真如是，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做了“平等”的交易后还要说“谢谢”，就像我们在公共汽车上已经花了钱买票，拿到票后还要说声“谢谢”一样。从这种意义上看，真正的“公正”应该考虑人的意志与尊严，这是“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的不同。

>>> 直白与默契

友人说我写的文字不够直白，有些绕弯儿，不好读。开始我似乎一下子被友人的话“绕住”了，定神思忖后我发现，友人对我的说词，还是有一点不大对。直白指的是，“我爱你，作为一个男人我想和你上床，或者不上床也很好，因为我能实现‘精神射精’（心理学概念，指可以减轻性焦虑的某种极至的精神满足）。或者上床也很好，这样可以实现灵魂与肉体的统一。当然，我也并不会只为自己着想，我会尽量让你实现性满足，因为我知道，不为你带来性满足，我自己也很难实现性满足”。上述话语，尽管直白而准确，却有些不忍卒读，也因为此，我很难讲出直白的话。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上述的直白是可耻的。于某些人来讲，他们更愿意用沉默解读心灵，用怀想唤醒怀想，在心灵所能表白的怅惘与期待中，感受到某种共同的悸动。于我，理解的最高境界便是对默契的无节制纵

唐浩耕

幸 福 意 志

007 >>>

容。如此想来，我写的东西已经够直白的了，原因是我期待着能够得到高水平的理解，而不只是出几本书并大量卖出。

>>> 丫鬟与文学

直白和直白是不一致的，比如一个丫鬟不想让老爷把她许配给某男子，直白就是丫鬟说“我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这话肯定直白，但话虽直白，意思却不直白，原因是这句话反映出了这个小丫头极有特点的鲜活个性。你想，让一个从生物本性上看必然有些羞怯的青春女孩，直接讲出如此直白的话，这里面有着多么复杂的心理过程和让人玩味的地方。它唤醒人的想象力，使每个读者对此都可以进行独特的描绘，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甚至再生。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去描述女孩怎么一低头一抹辫子，你不觉得乏味透顶吗？我们社会中所谓直白、质朴的文字中有多少像上述小丫鬟一样的既直白而又值得玩味的东西呢？

>>> 笑出声来

有人说人是欲望的动物，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欲望的世界却不足以让人快乐，原因是在这个世界中，只有欲望的实现才会让人快乐，欲望的不实现不仅不关诸快乐，反而关诸痛苦，如是，欲望的世界变得倾轧，变得痛苦和欢乐都很多，甚至痛苦比欢乐还要多。在这种意义上，人有两个世界，并且人只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欲望的世界，另一个是幽默的世界。幽默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和“欲望世界”相互独

立的完整世界，在于这一世界已变得和“欲望”全然无关，却足以为人们提供新奇与有趣的快乐。想来，这是诸多“大家”从来重视“幽默”这一高度创造性的世界的缘由。幽默感很重要，它让大家快乐，也让自己快乐。大家都不在身边的时候，一个人走在路上他也会“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这像个精神病，难怪被欲望世界中的人所不理解。

>>> 自恋是宗教的代用品

我把自己写的这本小书给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看，敏锐的编辑提了一些意见，讲得很好不必细说。只说一条，编辑说我的文字“有些自恋”。这一评价让我哑然失笑，原因是她说的还真的有些“对”。事实上，我们时代的文字确实较其他时代更为自恋，这也让我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自恋的核心意义在于对自我不同一般的强调，甚至等不及别人说，自己就明示或暗示了出来，其原因在于他异常需要对“自我独特性”及其“价值”的意识，否则在社会中，便会有一种自我消融的虚无感，自然也无法产生“生活的意义感”。问题是，同样是消融在背景中，如果我是“全运会”开幕式背景中的一个看不见的“小人头”挥动着黄手绢呢，我就不会有消融感与无力感，倒是有了融入集体的光荣感与力量感，在这里起作用的东西是“集体”，有了这种“集体”，也就有了我自己，甚至有了更为强大的自己。可惜的是，在现时代的灵魂生活中，我们精神上的集体不容易找到了，遂自恋成了缺乏信仰的社会中一种宗教的代用品。

>>> 揪住你的头，看我

某学府的作者写了本大厚书，作者像上镶了个“大金牙”的像框，代表著作具有“巨型”意义，而我理解的“巨型”通常不指书而指炸弹，但或许就是作者的本意。序言中大讲其辛酸奋斗史，这一点不去看我也能够猜到，肯定是从什么小山村捡牛粪背柴禾之类，一直到某洋国著名大学读书，再到国际专职等，并严苛地分析了自我的“野心”和“野心”背后的信念与崇高之类，写得非常之长。这让我感到厌烦，因为你基本上是在揪住我的头来关注你及你的重要（心理学把此叫做“自恋”）。在我看来，真正的好书应该只说我关心的事，而不过多地谈及“我”怎么样。如果你也关心我说的事，那我们就一起聊聊，毕竟是个“伴儿”，这就叫平等与尊重。我的一个朋友买了大厚书，实在无法忍受，就把“大金牙”的那一页给裁下去了。序实在没办法全部弄掉，因为页码太多了。

>>> 人是风景本身

我二十几岁时，喜欢读周国平老师的散文和随笔等书，周老师的书，对那个没有长大的我，有很大影响。长大后，对周老师的著作便不太喜欢了。原因是觉得那些旧有的话题已经重复得太多，比如理想，比如真性情，比如自救，比如淡泊少年。在长大的我看来，“理想”问题谈得太多，大概其代表一个人并没能十足地在理想中生活，自救问题谈得太多，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自救”还没有“救出来”。事实是，“救出来之后”，比如从井里，那么人大概其应该想到干点其他什么事情，例如去跳上一些舞蹈。在这种意义上，思考与写作，像是使我们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生活于我们想要的那种生活中的劳作。实现了这一目标，那么人

似乎就成为美好的“风景本身”。自从一个人成为了真正的风景，那么通常的情况会是，它只矗立，偶尔才“言说”（我把它叫做“思想的流露”），或者话语不多。还有就是，为什么只有“淡泊少年”才是好的呢？为什么总要做那个“淡泊少年”呢？我有些想不通。我相信的是，淡泊的中年、淡泊的老者，也是好的，甚或更为自然，因为年龄已经到了。

>>> 真理与鲤鱼

好像心理学家 Otto Rank 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应该坐下来认真读书和仔细思考，原因是现在世上的学识与真理太多了，以至于我们都来不及思考和消化它们。此话赋有洞察力。真理的作用在于其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发生影响，否则真理无益。某种意义上，“创造真理”关诸人生解不开的问题，关诸倾轧与焦虑；与此相应，“体悟真理”才既明达又贤淑。原因是他在其中享受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开悟和澄明。我因此佩服那些安心读书而不急于写作的人。我们发现的“真理”多得我们自己都来不及体悟，可见我们需要“通过写作”来解决的自我问题过于繁杂而急迫。一个例子是我们忙不迭地创造很多大部头的“学术著作”，甚至连一本书的内容都来不及仔细斟酌。从小学数学来看，或许三条大而无当的道理，便可以顶得上一条真理，这多出的“两条”，让我想起了菜市场上的鲤鱼。

>>> 窥视的欲望

有人讲心理学家有窥视癖，而作为科学家，又不能直接窥视别人的

生活，所以“窥视的癖好”便转化为“观察的癖好”，而这二者实在没有什么本质上不同。这点击中了心理学家的要害，他们拿别人的心灵生活捏拿、把玩不已。解构主义者完全可以把此看作是“窥淫癖”（性变态中的一种）。仔细想来，说心理学家就是“窥淫癖”并不完全正确。原因是，心理学家作为观察者，其对人类心灵的观察增进了人类对于自身的理解，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窥视”到的东西是需要的。而这一点“窥淫癖”则做不到。这种差别是本质的。对于“窥淫者”来讲，他没有增进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而只是增进了自身对人类的了解。

>>> 陌生的丛林

我喜欢走入陌生的丛林，却不喜欢把它化归我的果园。它的自由成就了它的生命，它自由的生命成就了我灵魂的一种需要。就像陌生的丛林有它荒芜而贴近的属于自己的家，尽管我亲爱它，正因为我亲爱它，所以我决不想让它在我的家中长住。我只愿它在它自己的家中，或寂寞，或舒展，或牵挂。我这样理解尊重。

>>> 闹钟与漂亮姑娘

前些天买了个小闹钟，非常漂亮。三个指针，一个橘皮黄，一个古怪的菜心儿绿，一个长了个黑亮色的小獠牙。我不禁脱口而出：“多好看呀，像个漂亮姑娘。”不知不觉间，可能很有些时日，我总会把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事物比成漂亮姑娘，而那些东西却压根儿与人无关。前几天在餐馆中点的一道菜，我都舍不得吃了，原因也是那道菜做得太漂亮了，又大

气，又干净，色泽充满温情，这也让我脱口而出：“哇，像个漂亮姑娘。”也许我在文学上是拙劣的，凡事只会用这种粗浅的比喻，但或许，这种拙劣本身就是美好的。在这种意义上，“美好”不是词藻与巧智，而是体验。体验具有终极性。比如，当你体验到那些美好的事物“就像个漂亮姑娘”时，这种体验已成为目的本身，它温柔你的眼神，使你成为爱的行动者。

>>> 荒 唐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上唯一只能由别人认可和评价你，而你却决不可能“拥有”的东西就是“荒唐的人生”。人生怎么可能是荒唐的呢？“荒唐”的评价只能来自别人，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在你荒唐的时月里，生命中所蕴涵的于你自身的真实的激情。“荒唐感”还可以来自对自我生命的回顾，但它只证明了一件事，“现在的你”已是另外一个人，而“原来的你”却从未荒唐过。

>>> 自我与创造

人是在什么时候长大的呢？于此肯定有好多说法。在这一点上，人生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个瞬间，便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只会花父母的钱去买，买回后来享用，丝毫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和我们一样的别人创造出来的，并自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能创造出来。随着我们的成长，当某一天我们站在商店的橱窗里，对我产生关于“创造”的自问时，我们便真的长大了，因为和自我关系最为密切的不是享受而是创造。广义上看，“创造”是人的本性，谁都逃脱不

李 耕 幸 福 意 志

013>>>